

“莞草之乡”孕育文化新城



提出“建设文化新城”的概念后,东莞文化进入了发展新阶段。

新千年。

“建设文化新城”成分水岭

2001年5月,东莞市确立了新的城市定位,首次提出“建设文化新城”的概念,并提出要把东莞打造成“图书馆之城”、“博物馆之城”和“广场文化之城”。

之后,东莞市先后投入近15亿元用于建设东莞展览馆、东莞图书馆、东莞群众艺术馆、玉兰大剧院、东莞岭南画院、东莞文学艺术院等文化设施。其中,仅玉兰大剧院就投资近7亿元,成为广东省内乃至全国最先进的剧院。东莞图书馆建筑规模则在全国公共图书馆中排第7位,在地级市中居首位。

目前,东莞市已建立起以东莞图书馆为总馆、40个分馆、102个图书流动服务站的集群图书馆网络,建立起123个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点。

“文化新城建设的提出是东莞文化发展的一个分水岭,让东莞文化发展进入快车道。”

东莞市玉兰大剧院管委主任周汉标表示。

而玉兰大剧院等文化设施的建设,让东莞文化迈入高起点、快速发展的轨迹。“玉兰大剧院让东莞人提前10年享用高雅艺术。”周汉标认为,东莞积淀不深,但它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作为物质基础,有海纳百川的精神基础。

除基础设施外,东莞市也以雄厚的资金鼓励文艺工作者创作。2004年,市委、市政府设立了粤剧艺术发展专项资金、文学艺术创作和文学艺术奖励专项资金。自2005年起,东莞市财政每年安排500万元作为粤剧艺术发展专项资金、文学艺术创作和文学艺术奖励专项资金。

几年来,东莞市文化也取得了累累硕果。2007年,东莞市本土创作的音乐剧《蝶》陆续在北京、上海、哈尔滨、武汉、深圳等地演出,并于2008年7月获韩国第二届大邱国际音乐节最高奖。清溪麒麟队的《麒麟舞吉祥》表演获得第二届“文化中国·2008维也纳金色大厅青少年文艺晚会”演出金奖。

文学创作方面,随着创作队伍壮大,文学创作更加多元化,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大多数乡土题材或上世纪90年代大多数打工题材。如今,更多的作品开始写漂泊者的命运、都市人的精神追求,人性的探寻、历史的回溯等。2005年,何真宗的作品《纪念碑》获得鹏文学奖诗歌类一等奖,柳冬妮的《我在广东打工》获得二等奖。2006年,曾明了的小说《黑嘎》、汪晟的小说《子非鱼》获广东省鲁迅文学奖;少年作家王虹虹获得第十五届广东省新人新作奖。现在,东莞市的国家作协会员有10多人。

文学创作方面,随着创作队伍壮大,文学创作更加多元化,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大多数乡土题材或上世纪90年代大多数打工题材。如今,更多的作品开始写漂泊者的命运、都市人的精神追求,人性的探寻、历史的回溯等。2005年,何真宗的作品《纪念碑》获得鹏文学奖诗歌类一等奖,柳冬妮的《我在广东打工》获得二等奖。2006年,曾明了的小说《黑嘎》、汪晟的小说《子非鱼》获广东省鲁迅文学奖;少年作家王虹虹获得第十五届广东省新人新作奖。现在,东莞市的国家作协会员有10多人。



东莞的可园集岭南建筑艺术之精华,形成了可园文化片区。

[东莞本土作家代表]

陈庆祥

出生于1944年1月,虎门北栅人,国家一级作家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历任东莞小学、中学教师,东莞虎门文化站长、《少男少女》杂志副社长和副主编、广东省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,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,文学创作一级。

莫树材

1942年出生,笔名江枫、乔文。东莞桥头镇人。1960年开始写作,较有影响的作品有《理发问题》、《荔乡的节日》、《九九木棉红》、《营造通往新世纪的金桥》、《新村》等。1999年报告文学《营造通往新世纪的金桥》获中共中央宣传部“我看改革开放20年”征文二等奖。1990年12月加入广东作协。

邓慕尧

出生于1945年,东莞市第七、八、九届政协委员。1963年始从事文学创作,数十年间在各级报刊发表作品100多万字,执编出版5本专集,数10件作品在各级评选中获奖并被多家出版社收入选本。曾获广东省第二届秦牧散文奖。1991年加入广东作协。现为广东作协散文创作委员会委员。

[东莞外来作家代表]

郑小琼

1980年生,2001年来东莞打工并写诗,有多篇诗歌散文发表于报刊,作品多次入选年度最佳等选本,曾参加第三届全国散文诗笔会、诗刊第二十一届中国青春诗会。2007年获“人民文学奖”,与韩寒、邢荣勤、春树等一同入选“中国80后作家实力榜”。

塞壬

生于1974年,笔名黄红艳。曾在冶钢、黄石日报工作过,2005年起旅居东莞,2004年开始散文作品屡见于《人民文学》、《天涯》、《散文》、《美文》等刊物。曾获得东莞市首届“荷花文学奖”年度散文奖。2008年以作品《转身》获得了“茅台杯”人民文学奖散文奖。《人民文学》副主编李敬泽曾称塞壬和郑小琼为“2007年中国散文收获的两颗钻石”。

莫树材:外来作家为东莞带来新气象

信息时报记者:改革开放前,东莞文学创作氛围怎么样?

莫树材:当时文学禁忌很多,文学创作者都是提着胆子写作。生怕一不小心就“触礁”了。这样的氛围会扼杀文学创作者的很多灵感。那时我写得比较多的是儿童文学,因为这种题材比较安全。

信息时报记者:改革开放以来,东莞文化生活

变化最大的是什么?

莫树材:起初能感到的变化是,禁忌不再那么多。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,我写了一个抨击基层干部的小品。那时有几个干部就想说这小品是“毒草”,抹黑了基层干部的形象。但毕竟那时已改革开放了,所以我仍安然无恙。之后,关于“偷渡”等禁忌的话题都被作为创作素材,

甚至被拍成电影电视剧,更宽容的土壤有利于文学创作。

信息时报记者:上世纪90年代前后,一大批外来作家涌入东莞,对东莞文学有何影响?

莫树材:刚来时,本土作家似乎和外来作家没有很好的融合,本土作家固守自己的传统写法,外来作家中有许多已小有成绩的优秀作

家,他们的写作要更灵活一些。他们给东莞带来了一股新鲜血液,本土作家应向他们学习。我担任东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一职时,就很珍惜这些难得的人才。

信息时报记者:东莞文化发展得如此之快,主要原因是什么?

莫树材:东莞有着海纳百川的精神,改革开放前,东莞作为一个

农业县,文化底蕴不高。改革开放后,外来作家的涌入也激励了本土作家。目前东莞的创作队伍中,许多都是外来作家,是他们提升了东莞文学创作的水平。东莞市对文学创作也给予了很大支持,东莞文学院就采取签约作家的方式鼓励文学创作者专心创作,签约后作家可获每月3000元的补助。